



上海科普图书创作出版专项资助

韩松 著

轨道 黑转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



上海科普图书创作出版专项资助

轨道

韩松 著

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轨道/韩松著. --上海: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27-5715-9

I. ①轨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0433 号

责任编辑 李重民

轨 道

韩 松 著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政编码 200070)

<http://www.pspsh.com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1.75 字数 316 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27-5715-9 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

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部 青春的呻吟

倒计时七天

- 一、天空是与我无关的 3
- 二、算命师 11
- 三、世界末日在静候我们 17

倒计时六天

- 四、幸亏还有外星人 23

倒计时五天

- 五、长得像我的乞丐 35
- 六、第三类接触调查 42
- 七、地窟中的异乡异客 51

倒计时四天

- 八、把死当作爱 68

倒计时三天

- 九、清醒时没有真相 79
- 十、红衣人 92

十一、在逃跑中寻找答案	9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部 国情相对论

倒计时七天

十二、排泄重要	115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倒计时六天

十三、美的历程	122
十四、自地狱出发	128
十五、还魂尸	138
十六、彩排	146
十七、西西弗斯塔	160
十八、黑暗超越想象	167
十九、地心之旅	179
二十、群星是归宿	191
二十一、女娲或精卫	205
二十二、山寨不朽	217

倒计时五天

二十三、X 档案新编	22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倒计时四天

二十四、昆仑山	244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倒计时三天

(空白)	245
------------	-----

倒计时二天

（空白）	245
------------	-----

倒计时一天

二十五、还是去自杀吧	24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部 宇宙的幻灭

倒计时零

二十六、草草收场了	269
二十七、节目的高潮	280
二十八、银河铁道奥德赛	295
二十九、上帝之死	307
三十、戏必须演下去	319
三十一、剧场那些事儿	332
三十二、咬尾蛇	343

倒计时七日至零

三十三、结束即开始	356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

直面幻灭	368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

青春的呻吟

倒计时七天

一、天空是与我无关的

我在大街上拼命走着。有许多东西，朝我迎面扑来。

有些像蜜蜂一样的，是飞行的微成像监视器，上面有纳米雷达，与市场数据调查公司的超级计算机相连。

电磁波也若金枪鱼一般扑过来。可见光是黑色的，是城市的基本色调。大白天一如黑夜。城市里所有的光，都是人造的生物光。

包括看不见的合成光——紫红外线，阿伽射线，医保企业买下它们的频率，用于治疗居民们的性无能。

暗红的雨丝也扑了过来，是掺了工业色素的酸雨，没日没夜地下，是城市中最潮的主流艺术。在腐败的雨露的浇灌下，在布满痰迹、废纸、精液的街头，生机勃勃地长出了奇花异草，是经过基因重组的热带植物。

小汽车稀稀拉拉，小鬼一般排队慢慢行走，由于石油短缺，而乙醇汽车、电动汽车和生物能汽车又很不经济，车后座上就置放着一个差转蜂窝煤炉，长年不灭，用作动力，并兼照明。煤炉噗嗤地释放出二氧化硫，再转化为黑沉沉的生物光。

人类像生活在大海底部一样。有钱人往脸颊上植入了麻疹一样的假鳃，以过滤污浊有毒的空气。

城市叫做S市。一场实验正在城市中进行。

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，不清楚为什么，我以前的记忆统统没有了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、是怎样来到S市的。

我隐约觉得，我以前在这里活过一回。现在，我在重复我不记得

的生命。

城市中的一切都不属于我。我只是一个人静悄悄地走着。

S市，是取了英文 submit, sustain, survive, succumb 的打头字母，翻译过来是：顺从、承受、幸存、屈服。那时，人类的语言还分成许多种类，英文独尊……

据我考证，以前S市还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后来不知为什么，改叫了S市。作出决定的人或许认为——这样更有面子一些。

街上的行人们都在谈论世界末日。一本名叫《读书》的手册在暗中流传，上面刊载着世界末日的逃生指南。

人们在传说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将要降临这座城市。

我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，困难地仰望弥漫在天空中的、在上面机器恐龙一般缓缓爬行的高楼。天空是四十五度倾斜的，像一座震倒的巨大废墟。

下面的黑暗深处闪耀着C饮料的霓虹广告。这是一种滋养城市一百多年的、由糖浆和碳酸水混合成的外国饮料，制成树状，管状，螺旋状，烟雾状……为年轻人最爱。

这一切似乎就要失去。失去后一切就没有了。

我听说，气象台最近测量出，在S市，时光流逝得比别处快些。这便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吗？我想要发笑。不知为什么，世界末日要来了，我却想要发笑。但我是一个无根浮萍般的弱小男子，面对亘古未有之大变局，没有办法。

如今，我国每座城市的时间流速，已然各个不同。对铯原子振荡节奏的度量，证明了这个事实。这使得居民们甚至无法来往，过上了彼此隔绝的生活。由于时间的异动，国家仿佛变身为了一个膨胀中的小宇宙，不同地域像是彼此高速离散的星系，红移着朝四面八方飘散而去，最终将什么也看不见，一切消失于无迹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S市已成为一座孤岛，像要独自迎对世界末日。

但这能做到吗？

有不少人举着手电、打了五彩斑斓的雨伞在排队。他们是在买船票——准备乘坐 M 国人的飞船，参加外星移民，以逃脱将要来临的灾难。街头随处可见的，是 M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的临时办事处。

噢，快要折断的世界之静点上……逃，成了一切的主题。

NASA 让等死的人们觉得有了希望。这也印证了我国与 M 国的奇妙关系。我已记不清楚在什么时候，小学或中学老师就讲过，M 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。不是要与 M 国打一场生死大战的吗？以此决定世界的前途命运！而我国将大获全胜，把人类从 M 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。未曾想，如今，却是 M 国人来救我们了。S 市与 M 国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简称 SM 关系。

在 NASA 售票点，大屏幕反复放映着像是用电脑制作的模拟世界末日的三维动画。一只黑色大鸟吸走了宇宙中所有的星星，天空和大地像电影结束似的迅速黯淡下来。一个洋腔洋调的女声解说：“见到那鸟儿了吗？是数理逻辑在量子状态下的解析叠加，代表着不明来历的强磁场聚集。它会打乱潮汐力、地磁场及太阳释放的高能粒子流向，从而对地球产生严重影响。太阳系的轨道运行周期又将处于宇宙中一个重要季交点上，这种重叠效应会加剧地磁场的激发波频。太阳系的整体磁场正在猛烈吸引月球，将导致地球偏磁性加速外露。地球东西两半球范艾伦辐射带的极端不平衡，亦将致使大西洋及其地下熔岩海洋扩张，这样的物理过程必会造成灾难性后果。地磁南北极将发生全向逆转。想要活下去吗？赶快买 NASA 船票吧！……”

恐惧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……

我一头撞上排队的人。我斗胆打听。一个穿名牌服装、戴名牌手表的中年男人嘴唇动了动，像说梦话似的说：

“只有 M 国人才能救我们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普世价值。”

“什么是普世价值?”

“我们这里没有的。”

“……哦，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?”

另一个两手戴满金戒指的中年男人一下子变得兴冲冲：“M 国科学家最早测出了灾难！只有他们能测出灾难！他们说，太阳将提前发生异变，迅速膨胀成一颗红巨星，把地球上的海洋和生命蒸干！”

“不是说来到了宇宙的重要季交点上吗?”

“那只是一种艺术化的比喻!”

“……喂，先生，你见过太阳吗?”

“太阳，天上的那个太阳吗?”

“啊，难道是地下的太阳吗?”我忽然有种虚脱感，便抬头去看上方的溶失般的黑色世界。酸雨浇淋在身，很快结成了冰。我嘀咕：“我没有见过天上的太阳。在 S 市，似乎从来无人见到太阳。大家对此习以为常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太阳的生活，我们也这么过下来了。”

“什么事也没有嘛。”排队者鬼鬼祟祟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喂，你们是在逃跑吗?”

他们闷声不吭。我又想笑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第三个挎着名牌包包、形体扭曲的中年男人插进来，“自己知道就是了，不要讲出来哦。你以为买 NASA 船票是正大光明的吗？是谁都可以买的吗？别看排着长队，大家却都假装着是来抽签买小汽车的。这样就显得一切正常了。船票有限，不可以人手一张。额度问题哟，且要全球分配。谁都来登船的话，就谁也甭想走了。”说着他像片羽毛一样笑了。

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穿着，心知跟他们不是一个阶级，不禁自卑。我不由自主偷偷站在了购买 NASA 船票的队尾。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害臊，便拿出身份证，对着上面的照片说：“小武，小武，你为什么叫这

个名字啊!”

刚念叨两遍，我就被维持秩序的灰衣人揪出了队列。“小子，你的购票预约券呢？”灰衣人冲我喝问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做城市服务员，因为穿着灰色制服，就叫灰衣人。我才明白过来，我跟排队的人不是一个阶级。如果不属于骨干阶级，又没有后台和关系，是弄不到购票预约券的。灰衣人挥拳打掉我的两颗牙齿。排队的中年男人哈哈大笑，把舌头都笑了出来，悬挂在污浊的雨雾中，一排排飘荡招摇。我满嘴鲜血，却如释重负。我想，灰衣人做得很对啊，是真心爱护我啊。因为就算有了预约券，我也无钱买飞船票。像我这种人，只能一遍遍去坐地铁。

于是，我离开 NASA 售票点，朝地铁站走去。那儿也排着长队，幽灵一般在往地下缓缓移动。飞船票太贵，地铁票便宜得多，没有钱去到太空的人们，也就是基础阶级的成员，都在设法搭乘地铁，要像甲虫一般，藏入厚厚岩层下面，据说运气好的话，这样也可以躲避世界末日。

我每天坐地铁旅行，却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也许觉得，世界末日要就来就来吧。这无妨。像我这样的垃圾，每天都在过世界末日。习惯了就没什么了。

人行道上有许多两腿直立行走的老鼠。它们是城市实验的副产品，染色体经过人工改造，与普通老鼠不同。

老鼠身边，水母般飘行着一群群的漂亮女人，我却不认识她们。看上去没有一个是会跟我发生关系的。女人们正在往 NASA 售票点飞奔而去。她们要去找排队的中年男人，请他们带着逃离 S 市。

地铁风亭旁，是绿岛咖啡厅。

咖啡厅破碎的玻璃门窗上面，耀射出了一位消瘦的金发美男——不，一副艳冶少妇的剪影。她似笑非笑，神情恍惚。她对面的座位是空的，她好像在等人。她高贵非凡，却心事重重。她属于什么阶级？

她在等谁？她为什么不去坐 NASA 飞船呢？女人色彩缤纷的眉目之间，夏日湖泊般倒映出了一座有着一串尖顶的建筑物的斜影，却仿佛倾圮了，蒸腾出烟火缭绕的尸臭。

这个女人，我以前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我看了一眼，着迷不已，心旌摇曳，却又自惭形秽，不敢再看……

我朝地铁站走去，就好像在重复昨天。我不知已经这样多久了。

经过绿岛咖啡厅，我探看一眼，那个女人不见了。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松了口气，同时也很失落。

地铁站纹丝不动，仿佛饱经沧桑，对一切一切的变化，早已见惯不惊，就好像只有它不惧世界末日，并要与 NASA 抗争。污血一样的雨雾中，它宛如健康向上的剧毒蘑菇，挺腰舒臂，在诱引蚁聚的市民。

从铺满绿苔的站口延伸下去的，好像不仅仅是地铁隧道了。也许当初掘凿此窟时，不小心把另一世界挖通了。

那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临时无法逃到天外的垃圾们的避难所吗？我想。

像多少次做过的那样，我哆嗦着迈入站口，好像木偶匹诺曹被鲨鱼吃进肚子。

还有很多人也在悄无声息地走着。我混在傀儡一样的人群中，拼命而孤独地走，只因为我比他们更像傀儡。

我以貌似复杂的“之”字形路线，穿过早已无人光顾的家乐福超市、麦当劳餐厅和 LV 专卖店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往自动售票机投入硬币，钱一落下就响起了灰暗的音乐声……在机器鬼哭狼嚎的掩护下，我警惕地环顾四周。身材高大的狼似的狗在游走。面无表情的地铁工作人员在防爆桶前站成一排。他们身后的墙上挂满蛞蝓般的防毒面罩。放射性物品探测系统在哗哗工作。人脸识别装置和生物识别装置也紧张运转。地铁安全宣传片在无数的电视屏幕上自动地反复播

放……老鼠站在角落，正目不转睛地打量人。乘客电子束一般喷涌而出——“在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，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”，好像是哪个死鬼吟唱过的诗句，早已无人记得。

乘客，只是电子。

他们没有名字。

我像是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但又说不出那是个什么地方。也是在逃跑吗？又不太像。我拼命走着。只有下到地铁，我才明白 NASA 和它代表的天空，是与我无关的。

我上了列车。我每天都来坐地铁，随波逐流，如一株不合时宜的水生植物。

地铁里面是幽暗的，却又间杂着刺目而破碎的闪光，像空气中充斥着无数玻璃碴子。到处挤满衣衫褴褛的人们。一群群乞丐在低头窃笑着游走。一些年轻人展开了肆无忌惮的偷盗和抢劫。每个乘客都瞪大眼睛监控和防备对方。这是这座城市里，大多数人的生活。几乎所有的基础阶级成员都簇拥在这里了。这才是属于我的国度。

附近隧道传来“轰”、“轰”的巨响。有列车爆炸了。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临，它们就提前完蛋了。没有办法，地铁年久失修了。

不一会儿，来到人民广场站。直觉告诉我，应该下车了。我有可能在这儿找到灾难到来时的逃生路线。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指望。但这难道就是我的目的地吗？换乘者太多，把道途都占据了。我反而无路可走，便被人流推动，拥入这里那里，无从过问具体去向。众人榨果汁一样，把我挤至一处自动扶梯。我以为是通往地下商场。我是穷人，缺钱购物，但也只好随同人流汹涌向下。

地下比地面要明亮得多。周遭事物如蜃景变化，人影一会儿模糊，一会儿清晰，最后都纷纷消失了。原来并非商场，而是辽阔得如同高原大潮的地下车库，闪耀着淋病、房产、赛车、基因治疗和太空移民的全息广告，映照在地面上一滩滩红色、黄色或紫色的呕吐物，

却杳无人迹。汽车后备厢的缝隙间，倒是能见到青瘀尸块。很快，连车库也隐没了。地铁空间是暴力犯罪的渊藪。

我又往深处走去，见到在立柱与墙角处，缩头缩脑蜷曲着连续不断的灰绿色干尸，都是年轻女性，早年的城市失踪者……绕过她们，忽见一口深井，井口直径约有五米。一台电动旋梯，呼呼地转得让人眼花缭乱，滚入井下。意外的发现令我惊喜交集。这口井像是一个战略导弹发射筒。刚开始时我还以为是正在施工中的某项工程。据说城市实验的主持者正在规划建设大量新的轨道交通线，以形成神经系统一样的网状功能性回路，用来更好地应对世界末日。这便是入口吧？我似有所悟，欢欣地循旋梯回转而下，很快觉出了土石の异样。它们有着韭菜般的金属色泽，像是一具具凝固的电磁波的尸体，焕发出了灿然黑血般的光晕。我不觉之间提高了警惕。

光线渐渐稀少，景色变得墨绿，像坠入大洋深处，井口之灯再难照入。我抬头看看，见无人跟下来。我成为了地下世界的真正外来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乘客倒是复现了，但人影皆在上方极其高远处渺然浮动，像是荷花水面的艘艘划艇，而我已然深潜而下，感受到了愈重的气压，以及浸骨的寒意。也许，在底部，沉船一般埋葬着不明交通工具的残骸？某座沉没的古代城市？人类所不知的待解之谜？……无与伦比的美啊，虽然有些阴诡。

我想，我的名字叫小武娃。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其实连这也不知道啊。但比起在地面上，要踏实多了。我于是滋生了探险的兴致，趣意勃发，仿佛将在这里回忆起忘掉的一切。我是谁呢？以前是做什么的呢？我的家乡在哪里，亲人又在哪里呢？……

随后，我下到一个台面，有些累了，便石头一般蹲下。渐然地，感到窒息。有一股血腥的臭味漾起。我想趁还没有昏迷叫出声来，却又担心惊动以岩缝为巢穴的不明生物，就没有吱声。虽然有旋梯在侧，我并没有回返之意。我宁愿一动不动地待在这儿，好像终于找到

了安全的所在。对此我实在有些耽迷。虽然是深潜于下，且危险随时会来临，却又有攀爬珠穆朗玛峰的壮美酣畅，好像要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逃入太空，却不用花钱从M国人手上购买飞船船票了。我一生都没有这样惬意过呀。

慢慢地，我变得像是一个不言不语的瓮中塑像。这时，我仿佛觉察到一些肩扛瓶子的矮矮黑影，正从四周围拢过来。我的神志渐渐模糊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——说是千年也有人相信，耳边响起一个不甚清晰的声音。我如冬眠之蛇般缓缓睁开眼，见到那旋梯的左角，井壁的平台上，泥塑一样蹲坐着一个老年男子，看样子有七十多岁，像是要饭的，穿一身满是破洞的阿玛尼西服。他岿然不动，正冲我笑，无牙的嘴里自言自语一般叽叽咕咕。他面孔红艳艳如柿子，满脸皱纹，每道褶子里都像是刻满沧桑和智慧。他手脚皱巴巴的，骨节跟瘤子似的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，仿佛是久居地底、靠吃蠕虫活下来的古老生物。

像被磁铁吸住，我蠕动着爬到老头儿跟前。

“你是地下的乞丐吗？”我有气无力地问，好像在一个分岔的时间节点上进退无据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算命的。”

“你会算命？”

“我是世界上唯一的算命人。我为世界算命。”他用一种蝉鸣似的声音说。

二、算命师

我活到这么大，还没有遇见过算命人，并且是为世界算命！在这